

諸位同學，在上一次把經題大意給諸位介紹過了，今天我們入到正文。正文一共是有二十篇，每一篇的名題是取這一篇前面的兩個字來定名，名題與內容是兩樁事情，這是諸位都曉得的。

講席裡面給諸位介紹的參考書有好幾種，還有一部書大家不曉得，就是《論語會箋》。這本書對於研究《論語》是很好的書，把古今的好註子都摘要彙編在一起。《論語集解》可以說是《論語》的大辭典，分量太多，看起來太雜了，不容易抓到要領；《論語會箋》是很便利研究的一部好書。我們講席所用的是採取蕩益大師的《論語點睛》，我們著重在佛法跟儒家的學說融會貫通，著重在這一點。因此，我們在這本書不是傳統儒家的方式來講學，而是儒、佛合起來講的。我所編的講表也是參考這些註疏，但是並不完全採取，主要的參考書就是《論語會箋》跟《論語點睛》補助，用這兩種本作為主要參考書，再與我們佛法圓融會合著來講解。

第一篇一共有十六章，雖然我們上次給諸位介紹過，《論語》這一部書是孔子的弟子，大家合起來編的一部書，那個情形就類似佛滅度之後，眾弟子集結經藏相仿。佛門的集結分量大，孔子的弟子們在一起集結分量少；雖然分量少，在章句、文章來講，確是第一流的文章，這是勉勵諸位同學要背誦的道理就在這裡。這是最好的文章，文字之精鍊，確實做到了不增不減，少一個字也不行，少一個字意思就欠缺；多一個字是累贅，文字確確實實做到了這樣的功夫。

雖然是大家在一起各人把各人平常所記得的彙編在一塊，但是它也有分門別類，也有分類，當然分類不十分嚴謹。第一篇裡面，

大概是把有關於教學這一類的都編在一起，而在篇次裡面擺在第一。由此可知，教學是根本的問題。我們在《學記》裡面看到過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第一」，要想治國平天下，大根大本就是在教學。所以把教學這一些的教訓都彙集在一起，列為第一篇。

古人舉這一篇的大意，說之為入道之門。這個地方的「道」是儒家講的道，所謂「聖人之道，懿德之基」，德就是道德，基是道德之根本。所以說到了學，這是先務之急，首先要知道。第一章文不長：

學而【子曰。學而時習之。不亦說乎。有朋自遠方來。不亦樂乎。人不知，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。】

經解【此章以學字，為宗主。以時習二字，為旨趣。以悅字，為血脈。朋來，及人不知，皆是時習之時。樂，及不愠，皆是說之血脈無間斷處。蓋人人本有靈覺之性，本無物累，本無不說。由其迷此本體，生出許多恐懼憂患。今學，即是始覺之智，念念覺於本覺。無不覺時，故名時習。無時不覺，斯無時不說矣。此覺原是人所同然，故朋來而樂。此覺原無人我對待，故不知不愠。夫能歷朋來，人不知之時，而無不習，無不說者斯為君子之學。若以知不知二其心，豈孔子之所謂學哉。】

補注【或問學者覺也。但覺悟心性。不求之事物。有濟乎。曰。圓覺之人。知天下一切事物皆吾心也。一事未治。一物未安。則是吾心未治未安也。治之安之。悅可知矣。故大學言致知在格物。又言物格而后知至。學，是致知。時習之，則格物之功也。安有棄物蹈空之弊乎。棄物蹈空。非覺者也。格物之本。即是修身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一身果修。多身化之。故朋自遠來。與人同樂。有未化者。是吾心之誠未至也。但當反求諸己。故人不知而不愠。至誠無習。則君子也。君子即易所謂大人。修身

齊家治國平天下。人人有責。位雖不同，其有事則同也。故曰不亦君子乎。】

『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』這是一樁事。這一章裡面分三節，這是第一節。『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』這是第二節。『人不知，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』這是第三節。這三節是第一章。第一章可以說是全書的綱要，也能看得出孔夫子精神之所在。他的精神代表了中華文化的精神，在這一章三節裡面就看出來了。我們中華文化跟世界上其他國家民族來比一比，確實是不一樣，其優美、充實、美滿，確實是止於至善，我們要在這個三節文裡面能看得出來。

先說「子曰」，這個「子」是老師。老師為什麼稱之為「子」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中國春秋時代，就是周朝時候，卿、大夫之尊稱就叫作夫子，所以從前夫子是稱社會上有身分有地位的人，就是卿、大夫是對他們的一種尊稱。就像後來明、清的時候，稱作官的卿、大夫稱作大人一樣。可是在周朝那個時候，對作官的不稱大人，稱作夫子。

大夫是什麼地位？諸位，大夫就像現在的縣市長一樣，在朝廷、在皇帝底下做事情的那就叫卿，外放做地方官的就稱之為大夫，就相同於現在的縣市長；拿今天的話來說，可以說是屬於政務官，主管政策的，而不是屬於幕僚，是屬於政務官，那個時候的稱呼是稱為夫子。孔子曾經做過魯國的大夫，所以大家都稱他夫子。

給諸位說，私人聚集一些學生在一起來教學，辦私立學校，這是從孔子開始的，孔子以前沒有。私人有講學，到各地方講學，有。但是把學生召集在一起來教學的，沒有；這是從孔子才開始。因為他以前做過魯國的大夫，所以這些學生們還都稱他夫子，或者單稱一個子，孔子、孔夫子都可以，意思是一樣的。這樣相沿成習，

以後的學生對待老師也都稱夫子。所以學生對老師稱夫子，來源是這麼來的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；為什麼學生對老師稱夫子，這個要知道。

下面講「學而時習之」。學、時、習，一個字是一個意思，總意是講學。學裡面分作兩門：一個是時學，一個是習學，是分作兩門。這個「學」當「覺」字解，當「覺」講，在朱熹《論語集註》裡面就有。朱夫子對於佛法是有研究的，諸位可以在《宋元學案》裡面去看；但是他的佛學不太高明。說老實話，他的佛學趕不上二程，趕不上周子，而且對於佛學誤解的地方很多，但是他確實是用佛家的學理解釋儒家的經典。在《點睛補註》的序裡面說得很好，他對於世間義理的法名可以採取，但是他謗佛正法，這一點是不可以採取的，諸位記住這一點就好了。

學，要就覺的意思來講，這是多於實智一邊來說的。古人也有把它講作「效」，效法的效，就是效法的意思。效法就是習，這是多半在權智方面說的。在表解裡面，我們分為三段：第一段就講「學」字。在佛法裡面，學是覺，學跟覺是通用的，是覺意。換句話說，學就是要學覺，覺者不迷。怎麼個學法？第一個是時，第二個是習。時是什麼？早、晚課誦。這是定的有學習的時間，我們佛門裡有早晚課誦。

實際上，這個早晚課誦並不是從釋迦牟尼佛那裡傳到中國來的，諸位要記住，早晚課誦是我們中國人本來有的。自古以來讀書人，《論語》後面就講，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。」他不但有早晚功課做，而且早晚功課的時候，他還有一定的科目，這是天天要做的，以三樁事情每天要做。中國的這些學者、讀書人，早晚是讀書的，他有定時，他要讀書。叢林制度建立之後，百丈大師也就列了所謂五堂功課；五堂功課裡面頂重要的就是朝暮課誦。

諸位要記住，課誦不是像我們現在課誦本的那個課誦；百丈大師他定的清規，清規裡面有課誦的範例。大家在一起的課誦，等於我們學校所講的共同科目，除了大家在一起所做的課誦之外，個人還有個人各別的課誦。為什麼？每個人所學的法門不一樣。

在百丈大師之前，出家人也有課誦。諸位看看《六祖壇經》，你看在六祖底下的這些弟子們，我們現在講到「機緣品」裡面十三位大德，你看他們的課誦，無盡藏比丘尼每一天課誦的是《大涅槃經》，法達禪師課誦的是《法華經》，這都是日課，天天在那裡念，這是定下課。誦是背誦。朝暮課誦的目的是要養成實智，就是無分別智。所以課誦只是讀誦，絕不可以去研究。為什麼？你要一研究，就落在意識裡面去了，就不是課誦的目的了，一研究就落在分別裡面去了。這是要培養無分別智，目的在這個地方。無分別才是真正的智慧，在佛法裡面講就是培養戒、定、慧。可見得朝暮課誦非常重要，這是實智的修養。

習是什麼？習是鍊心，歷事鍊心，就是日常生活上的用，這是權智的備用。《六祖壇經》裡面說得很好：「從一般若。」那個朝暮課誦就是著重在修這一般若；而在生活上運用，「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」，這就是鍊心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這是鍊心。所以這是習，著重在習。

這兩種權實二智是一，不是二；兩個合起來，二而一，一而二，這是真正的學問，這在佛法裡面叫作「正覺」。如果我們用《壇經》裡六祖所說的：「前念不生即心。」這是朝暮課誦要學的，朝暮課誦就學一個「前念不生」。「前念不生即心」，這是什麼東西？如果拿《楞嚴經》上來講，就是楞嚴大定。這就說得很清楚了，朝暮共修的是什麼？修楞嚴大定。歷事鍊心就是「後念不滅即佛」，這是六祖所說的，說的話不一樣，意思完全相同。這些經文都詳

細的給諸位說了，這樣一提大家應該明瞭。這是第一段。

再介紹第二段，為學的次第。這裡面分能學、所學，這是學習的綱領。我們要特別記住，修學要是抓不到綱領，那是免不了要生很多苦惱，縱然不是盲修瞎練，也要走很多很多迂迴的路，要吃很多苦頭。你看，儒、佛都重綱領。佛法裡面，法有教法、有理法、有行法、有果法，「教、理、行、果」都要抓到綱領，你的成就就快了。

能學的，孔老夫子所講的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辯、篤行」這五條，與佛法裡面所講的「聞、思、修」這三條是一樣，不增不減，只有開合不同而已。孔子所講的博學，就是佛說的聞慧；孔子所說的審問、慎思、明辯，就是佛講的思慧；孔子講的篤行，就是修慧。

「聞、思、修」與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辯、篤行」，要怎麼個學法？你要是不懂得聖人的意思，依文解意，那麻煩就大了。如果你懂得聖人的意思，就如理如法的修習，那成就很快。

這本書前面「四書蕩益解序」，我舉一個證據給大家看看，前面有五行，我念一遍：「蕩益子年十二，談理學而不知理。年二十，習玄門而不知玄。年二十三，參禪而不知禪。年二十七，習律而不知律。年三十六，演教而不知教。逮大病幾絕，歸臥九華，腐滓以為饌、糠粃以為糧。忘形骸，斷世故，萬慮盡灰，一心無寄。」諸位要注意，「一心無寄」這一句話非常要緊，在我們念佛法門裡面講就是「一心不亂」，《金剛經》裡面講就是「無住生心」、就是「應無所住」，一心無寄就是應無所住。到應無所住了，下面就是而生其心了。怎麼生心呢？「然後知儒也、玄也、佛也、禪也、律也、教也，無非楊葉與空拳也」，這是而生其心，到一心無寄的時候是實智禪了。下面一開悟，權智得到了。我舉實際上的例子來

給諸位說明。

這每一學，就是在讀誦朝暮課誦。講到朝暮課誦，諸位不要把朝暮課誦又看錯了，早課、晚課當中可以玩玩，沒有關係！又弄錯了。朝是從早到晚沒有休息的。我們學習學不成，以為朝暮課誦是早上課誦、晚上課誦，當中這一大截不要課誦。你怎麼能成功呢？學問之道，沒有間斷的！怎麼可以間斷？

我們看古人課誦，一天讀一部經，以《楞嚴》、《法華》為例，那是分了香，恭恭敬敬在那裡讀。一個人讀經無需要敲木魚，無需要敲磬，靜著讀，恭恭敬敬的讀。讀經時敲鐘、木魚是大眾在一塊讀誦，為了念得整齊，就跟唱歌打拍子一樣，是這個用途的。你個人用的時候，何必呢？用不著。

但是十卷經文讀下來，大概也要六個小時左右，這是念得比較熟。過去我讀過《華嚴經》，我也有過經驗，當然那不是讀得很熟，這一部經念下來，一天差不多只能讀八卷，《八十華嚴》十天念完。如果我們功力用得淺一點，一天讀十卷。

我早晨給諸位說了，《八十華嚴》至《四十華嚴》合起來，去掉當中重複的，一共是九十九卷，一天念十卷，十天念一部，只是讀誦，也不要去想，也不要研究。這是修什麼？修聞、思、修，三學、三慧都在其中。聞思修是三慧，三慧的基礎是三學；三慧包括三學，三學不包括三慧。所以，讀經是三慧三學同時完成，藉它們取得智慧。大家要不把這個意思看清楚，那就把古人的意思錯會了，當然學不成功。

我告訴諸位，背誦不要強記，強記是很苦惱的事。不要強記，沒人考試的。但是天天要讀誦，譬如，我讀了《楞嚴經》，我每天要念一部，你念個三年、五年，自然就會背。為什麼？熟透了，熟透就會背；並不是強著想記誦去背，不是的，不落在記問裡面，而

是叫一心成就。

所以在學而這一篇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？重要的學跟習都是讀誦經書，都是著重在讀誦上。讀誦，在課誦裡面成就實智，好像還能講得通。讀誦在歷事鍊心上，行嗎？能行得通嗎？給諸位說能行得通，讀誦是修定，是修楞嚴大定。心愈定，智慧就愈增長，接觸外面事情，一接觸心就明瞭，一點疑惑都沒有，心還是定的，還是清淨的。所謂「隨緣不變」，隨外面的境界，這是隨緣，清淨心一點不變，這正是佛法裡面常講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無論怎麼樣忙，無論雜事怎麼樣多，他的心總是清淨的、總是不染，處理的有條不紊，這是學問，這就叫功夫。所以，歷事鍊心也要靠讀誦，讀誦是能夠成就大覺，成就學問。

古人也說：「溫故知新。」這個說法也很有道理，不是沒有道理，溫故就是讀書。古人常說：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。」為什麼見呢？是先定而見。諸位要記住，絕不是記得多而懂得多，看得多而懂得多，不是的。是心開意解，是從定心裡面放出的光芒，智慧光芒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見。

見聞還沒有廣博的時候、沒有圓滿的時候，如何做？絕不是向外去求，還是讀誦，修更深的定。你看法達禪師在見六祖之前，他讀了三千部《法華經》，《法華經》念過三千遍！開悟之後，你看《壇經》裡面所講的，他一生沒有一天中斷過，天天念《法華經》；開悟了之後，還是念《法華經》，這個叫做修，這叫能修。我們現在想想，我們做學問是不是這樣做的？這是真正做學問，儒、佛都是這樣教我們。可見得我們現在把這些字全都給解錯了。這是說到能學。

有能學，當然有所學。所學的是什麼？所學的就是能學的。要達到什麼目的？為什麼而學？在儒家講三綱八目，《大學》裡面所



說的三綱八目就是所學。問你學什麼？就是學這個。三綱是什麼？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，就學這個。在佛法裡面，明明德是自覺，親民是覺他，止於至善是覺行圓滿。所以，你學佛，你學什麼？學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學這個！總而言之合起來講，就是學明心見性。儒、佛是一樣的，明德就是見性。明德上再加一個「明」，可見得明德已經不明了。所以我們學的目的就是把明德恢復起光明，是求這個，這是「自覺」，自受用。自己成就之後，再教化別人，這是「覺他」的工作，這是「親民」。何謂「止於至善」？就是這兩者不二，自覺就是覺他，覺他就是自覺，不是兩樁事，是一樁事情，這才是至善。把它分作兩截，不是至善。你看看，小乘人自覺，不覺他，分作兩截；權教菩薩覺他，不知道自覺，也是兩截；這都不是至善。止於至善，那是大菩薩們，實教的菩薩，明心見性，他們是止於至善。

自覺，我們用寂照的話來說，「寂而常照」這是自覺。「照」是一切境界明瞭，心是定的。自覺注重在體上，從體起用，這是自覺。覺他是「照而常寂」，這是攝用歸體，自己得受用。你看，從體起用也是自他都得利益；覺他的時候，從用歸到體，還是自他兩益，自他是一不是二。如果把自他分成二，這是迷，不是覺，有自有他，談不上學；幾時到自他不二，覺照同時了，這就是止於至善。這是用「三覺」來講。

如果在大乘法裡面用「三菩提心」來解釋，也很貼切。「明明德」就是清淨心，心之德是清淨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；「親民」是慈悲，「止於至善」是平等。平等心是「直心」，有慈悲的，也有很兇惡的，兇惡惡極也是直心。見了性，善與惡那是手段，教化眾生的手段，接引眾生的手段，度眾生的方式。他的用心都是慈悲，都是想成就一切眾生，這是我們要懂得的。

這是說外道的我是虛妄的，凡夫的我是虛妄的。小乘的我也有問題，小乘執著天真涅槃，以為真我，還是錯誤。佛在《楞嚴經》裡面講得好，小乘的境界是什麼？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影事」，一句話道破，小乘執著的我是偏見之我。菩薩有沒有執著？菩薩有執著，菩薩若無執著亦無眾生可度。清淨心是「深心」，自受用的深心。「大悲心」是親民，是慈悲心。

這就是說出學佛要知道綱領，我學的是什麼？從三菩提心來說更為明顯，學問之道沒有別的，就是學「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」，這就是學問。

三綱是目標，用什麼方法來完成？底下的八目，用八目來達到這個三綱。所學的三綱八目裡面，第一個是「格物」，物是物欲。我們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讀的這一段，說明物欲的害處。物欲，不但是指世間這個七情五欲，連出世間的佛法也包括在其中；只要有貪、你有愛，都叫作欲。格物，格是格除、是格殺。阿羅漢的三個意思裡，有一個要「殺賊」，格物就是殺賊。格是格鬥，物欲就是賊，賊害我們的本性。

你要想明心見性，要想修三菩提心，第一樁大事情就要斷煩惱，就要做格物的工作。格物，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放下。孟夫子說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」這個放心，就是格物的工作。放下什麼？放下物欲，放下煩惱。我們念佛打佛七常常提起的「放下萬緣」就是格物，「放下身心世界」也是講的格物，心才能清淨、才能專一。

第二個是「致知」，致知就是學法門。前面講的讀誦是求根本智，這是主修的。那麼其餘的一切萬法要不要學呢？要學，那是助修的，要正助雙修。諸位要記住這個。每一天課誦，背誦經論這是主課；一切法門都要學，那是助課。這些法門還得要學清楚，並不

全在經本上。就說我每天課誦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是我主誦的，我每天讀誦，其他的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方等經》、《阿含經》、《般若經》，我每天都要瀏覽瀏覽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是不是這個意思？你要這樣看法太窄小了。

學法門是什麼？致知。給諸位說，致知裡面所講的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一天到晚眼看到的、耳聽到的，全是學問，全是智慧，這叫致知，比經本的範圍大得太多太多了。法門無量無邊！學的是這個，並不僅僅限於這些經書而已。

這種學的時候，要不要用心去學？不要用心，用「照」！格物可以達到寂定的目的，而致知正是「從定起照」，起照的作用，這樣才能成就智慧，這正是六祖所說的「生八萬四千法門」，這是致知。

第三個是「誠意」。給諸位說，四弘誓願裡講的，我拿這個來配這第四句，就是成佛道。佛是什麼？誠而已！在《無量壽經》裡面講三菩提心，第一講「至誠心」。儒家講誠意，這是至誠心，至誠心就是平等心、就是直心、就是佛心。所以諸位想成佛，修什麼？修平等心，儒家講誠意的功夫。

誠意之後，再講「正心」，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」。心怎麼樣才叫正？怎麼樣叫不正？給諸位說，能知道萬物一體、自他不二，這個心是正心；分人我、分自他、間離是非，這個心是邪心，不正，心不得其正。四弘誓願裡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是正心，正心之用。

但是自己一定要曉得，度眾生像《金剛經》裡面所講的：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為什麼？眾生與我是一，不是二。一裡面沒有能度，沒有所度；二裡面，有能度，有所度。二法就不是佛法，二法就不是覺悟之法。所以能所是一，

不是二；三綱八目是一，不是三，也不是八。你要把它分作三，分作八，那就錯了，那又是迷了，不是覺了。

這個四條是內學、實智、自覺；換句話說，讀誦著重在這四條，行解相應！後面四條：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是外學，權智、覺他。這個八目就像八層寶塔一樣，下面一層就是上面一層的基礎，可見得功夫是要從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」作起，然後身才談到修，「修身」。

再給諸位說，就是我們佛法講的修行，但是行的意思要比身的意思來得廣泛。因為行的意思，行是行為，身體道德是行為，言語也可以包括在身上，口是身的一部分；但是除身與口之外，還有一個意業的行為。意業的行為，就是前面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」，這個可以說是意業的行為，修心的行為；從修身到平天下都是修身的行為，這個合起來是修行。

身修了，家才能齊，家齊是家族整整齊齊。家齊以什麼標準來齊？給諸位說，以五倫十義來整齊。孔子講到「父父子子」，這是家齊。

父親像個父親，兒子像兒子，這是舉例子來說。自古「君君、臣臣」，領導的主官很像個領導的主官，部屬很像部屬，這是國治了！

平天下是什麼意思？平是公平，天下一切眾生都得到公平。怎樣才能得到公平？每一個人都守每一個人的本分，天下就平。所以，世出世法裡面都非常重視守本分。不守本分，天下大亂！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不做，別人做的事情自己攬起來做，大家都這樣子，天下怎麼不亂？社會是一個群體的生活，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工作崗位，你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，這就叫守本分。說實在話，現在人就是不守本分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

諸位仔細的把《論語》幾種註疏好好的看看，我們自己要覺悟。我們曉得現在亂，亂在什麼地方？把根源找出來，根源就是不守本分。我們舉個最簡單例子，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本分，我們做到了沒有？大家都曉得，出家人的本分就是修道、弘道、傳道，這是出家人的本分。佛法是教學、是教育，今天我們出家人每天找些信徒來拜拜，這是不守本分。為什麼？找幾個信徒拜拜的事，那是外道所幹的。佛在世上沒有，佛天天講經說法。佛教傳到中國也沒有。過去寺院都是做譯經、講經，指導大眾做學問，修行、修學都是做學問。所以我們不幹本分、不守本分，佛教就衰了，佛教才會滅亡。

也有很多人來跟我說：「佛教現在有很多人做很多慈善事業，這也很好，不錯！」你看起來很好，你仔細一分析，這是滅佛教。我就給他舉一個例子，我說：佛法像學校。你現在辦一個學校，招牌掛的是某某學校；辦起來後，你這些學生不上課，學校不上課，不請老師，不招生，你去辦孤兒院、辦養老院。這成什麼話！就是這個意思，這是不守本分。為什麼？越行了。我們這是學校，你如果是附帶的辦養老院、辦育幼院，兼、附設的辦那個事情的，那還可以。你把你自己的本分都丟掉了，專門來辦這個，這是滅佛法。

政府為什麼不講？政府不知道，政府對於佛教一無所知。政府主管宗教的人，我跟他們碰過好幾次頭，在一塊兒見面吃飯。他說：「我們很慚愧，對佛教一無所知。」他不知道！一無所知的人來管佛教、管宗教。從前從唐朝以後，我們政府就有管宗教的，但是那個時候管宗教的都是佛門裡面的大師，通達教義！不是不通達。所以佛陀教育能上軌道，個人守個人的本分，天下太平。不守本分，這個幹的是天下大亂的事情。

我們心裡要明白，自己清清楚楚，要曉得這裡面禍、福、罪殃

。我們是一個佛弟子，佛門寺廟，我做這個社會慈善事業，你看這個好像很有功德，實際上是罪過。你知道嗎？你的罪過在哪裡？如果你不是掛寺廟招牌的時候，你是做的善事，你有功德；你打著這寺廟的招牌的時候，這是罪過。就好像你這個學校，我辦的是學校，上面招牌大門口寫的是某某學校，裡面做的是既不請老師，又不招生；去辦教育的時候，去搞孤兒院、養老院、開醫院、救濟眾生，這就叫罪過。你要想做功德、做好事，把這個學校招牌去掉，我這裡是孤兒院，這裡是養老院，這裡是醫院診所、救濟機構，行！這是世間福報的事。出家人把這身分去掉，在家人來做這事情，這是功德。披上出家人的身分，出家人的事情沒有幹，就好比當老師，你沒有教學，你把你自已本分丟掉了，你幹這個事情的時候是罪過，這是不守本分。

我說的這話，在外面我也不敢講，為什麼？講的時候我要罵人，我已經樹敵很多了，走到外面，人家都不理我了。可是我給諸位說是真心話，真心話是能救你自己的。有很多似是而非，表面上看到這是好事情，實際上錯在哪裡？到以後你做這個事情，墮到地獄裡面去，真冤枉！不曉得怎麼來的。

所以一再的講孔子公教我們守本分，佛教我們守本分，守本分才能得到平天下！外學、權智、覺他，我們守在自己本分上去做。當然今天守本分的人，在生活上都比較清苦點、吃虧點。現在人腦筋都很滑，很靈活！想盡方法使自己的生活会過得舒服，名聞利養！名聞利養你得來了。再給諸位說，所得來的名聞利養，還是你命中所有的；你命中沒有的，你用盡了心機也求不到。所以何苦呢？得來之後，你能享受幾年？後面造無量無邊的罪業，你到幾時才能拔得了？這是大問題！所以那是無覺，那是迷，那是顛倒。我們講所謂學佛，學就是覺，決定不迷。

第二段只能給諸位介紹到此地。下面第三段是略說說，這是講第一章的大意。這一章有三節，第一節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？這是講學時習。「說」是什麼？是由自性裡面生的，這是真正之樂，是從你清淨心裡面生的法喜。這是講有心得，精進、有得！這個得，在我們佛門裡面講得道，又叫功夫；有了功夫，有得了、得道了！

第二節講朋來學，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？第一個是你出名了，在佛經裡面講的「眾所知識」，眾是大眾，大眾都知道了，都認識你，這是你出名了，實至名歸，你的學問德行成就了，法緣也成熟了。諸位要記住，法緣成熟了，眾生來親近你，來向你學，來跟你學習。這個「朋」就是同學，「友」是同道，志同道合稱之為友。同一個老師，同一個學校，這是同學。同是同學，老師跟學生在一起也叫同學。為什麼？教學相長。學生跟老師學，老師也跟學生學，教學相長。所以，這個「朋」字就把師生都包括在其中。

「有朋」，這些朋友從遠方到這邊來學；遠方的都來學，近方的就更不用說了。遠道都來了，近道的當然也來了。來求學，不亦樂乎！樂的什麼？樂的是眾生得度。這是講進，進就是弘法，有弘法的機緣，廣度眾生！孔子公教不倦，教學不感覺疲倦。為什麼他不疲倦？樂！樂從哪裡來的？內，由於外面有這麼多人來，內外交感而生的法喜充滿，所以教學不知道疲倦。《普賢行願品》講：「不疲不厭。」這是講知名，法緣勝。

末後這一節，「人不知，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」。慍是主說的，是總結這三節。「不知不慍」就是不遇之事。你自己學問道德成了，但是沒有遇到知道你的人，也沒有認識你的人。自己道德學問都成就了，沒人知道，沒有人認識你，沒有人賞識你，沒有人提拔

你，這是法緣未熟，教化眾生的因緣未熟。

從前教化眾生的機緣沒有熟，決定不會自己去找，沒有這個道理！沒有到外面說我的功夫怎麼樣了，你們都要來跟我學，沒有這樣的。諸位要曉得，機緣成熟都是別人推薦，別人禮請。你想想，印光大師他老人家七十歲才出名。實際上，他的學問道德早就養成了，但是沒有人知道他。這是徐蔚如、江味農他們這些大居士們，到普陀去朝山遇到他的，跟他一談之下，覺得這位老和尚很有學問，很了不起，以後就寫信給他請教，他就回答信。這些信件人家在報紙上給他發表，這樣大家才曉得普陀山有位印光法師。所以是那一些學者把法師的信件常常在報紙、雜誌上發表，這樣才出名。他老人家出來弘法利生，只有十年。他八十歲圓寂，七十歲出來，到八十歲，只有十年，這十年對於佛教的影響，可說是近百年當中第一人，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比得上他。太虛法師、虛雲法師都比不上他。

那麼不知的時候，沒有遇到緣，怎麼辦？就講退。前面講進，進則兼善天下，退則獨善其身。他知道退，退怎麼樣呢？廣結法緣。學不厭，每天精進在修學。諸位要曉得這一點，進則弘法，退則護法，弘法、護法不二，所以功德就圓滿，這就是止於至善。進是止於至善，退也是止於至善；換句話說，我有法緣是止於至善，沒有法緣還是止於至善。

「不慍」，慍是什麼意思？慍是心裡面不平，有怨天尤人的意思，含的有怒意，好像我的道德學問成就了，人家不來捧我，人家不來提拔我，人家都對不起我，這是怨天尤人。給諸位說，還有這種心，學問沒有成就。迷的人才會有這種錯誤的觀念，覺悟的人曉得法緣什麼時候成熟，有一定的。那一個人雖然不如我，但是他的法緣成熟了，他說法有人聽，有人捧他；我實在是樣樣比他強，我



沒有法緣，我到那裡，人家不聽我的。所以，法緣各個人不相同。當你出名的時候，你要教化眾生、要精進、要弘法；不出名的時候，機緣沒有成熟的時候，你要護法。

這個護法是護什麼？最要緊的就是護「不慍」。不怨天尤人，心平氣和，這是有學問，這是真正道德。你看他到底有沒有學問？從這裡看，你就可以看出來。不管他學問多麼大，名氣多麼大，他稍稍有一點怨天尤人、不平，那他所學有限。換句話說，他的學問沒成熟；成熟了決定沒有。

你們諸位看看，《了凡四訓》裡面有一段公案，好像一位道士對一個秀才，秀才考試的時候落第了，罵主考官。那個道士就告訴他：「你的文章一定不好。」

「為什麼？你又沒有看到文章。」

他說：「看到你心浮氣躁的樣子，就知道你的文章不好！文章好的人，心平氣和。你心浮氣躁，成天在罵老師，你怎麼寫得出好文章？」

那個人也很不錯，也很難得，他就服了，他後來就有成就。所以，學問是不是真正成就，德行是不是真正成就，就看他有沒有怨天尤人。再跟諸位說，人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，就到止於至善了！我過去給諸位講過，念念止於至善、事事止於至善、天天止於至善，這才是「真善美慧」的人。

最後一句，「不亦君子乎」，這是總結。能夠「學而時習」，有心得；「有朋自遠方來」，這是教學的樂趣；再是「人不知，而不慍」，這是有護持自己；不得志的時候，能夠護持自己，能夠學而不厭。

這三種解釋君子，君子在儒家表示一個地位；如果在佛法裡面來講，就相當於菩薩，這是得到果位了。現在的學者講就是學位，

他才能拿到這個學位。這是儒家君子的標準，儒家的教育就是以君子為目標。君子再進一級是賢人，再進一級是聖人。他的教學目標就是要造成君子，人人都成君子，君子之國！在我們佛法講菩薩之國，菩薩國度。